

中國的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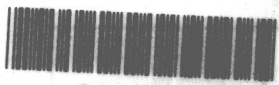
梁寬著

013668

D602

8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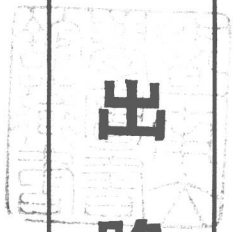
李达



S9009105

中國的路

梁寬著



石...先生贈書

十 月 日

中國的出路

梁 寬 著

緒 言

這一本書，是給我國人來看的，特別是給我國的青年人來看的。書內邊，雖沒有特別提起青年人，但是，任何的國家，任何的社會，青年人都起着了新陳代謝的作用。青年人是扭轉歷史的樞機，而這一本書，恰好認為祇有發揚歷史的動力，扭轉歷史的樞機，才能替中國敞開一條出路。因而，落在青年人身上的責任，比較的大。

甚麼叫做發揚歷史的動力扭轉歷史的樞機呢？一句話：一國的歷史，不論興亡盛衰，都掌握在一國人民的手上，人民就是動力，就是樞機。英雄好漢的業績、軍事戰役的勝敗、政治理論的衍化，僅是一國人民精神與體力活動的結果，而不是成因。今日人民感到心情沉重，認為中國出路不易尋求的，毋寧是把次要地位的事情如政治理論軍事行動等，放在第一位，而忘記了這一切的後邊，仍有一股龐大的動力——可以扭轉歷史的動力——潛而未發。

首先要訴之於我國人民。而我國人民亦應該認識自己對中國問題的處理，不但有其權利，而且有其義務的。要行使權利踐履義務，就不能不替中國問題來用思想。

我國人民能爲我國問題來用思想，不能不有思想的方法。合理的思想方法應該是：首先問自己的意願是甚麼，希望建立一個怎樣的國家，有一個怎樣的政府，除此以外，不必受當前五花八門的現象和政治理論所迷惑。既可以採取一切否定的態度，也可以採取局部否定的折衷融和的態度。作者僅促使我國人作結論，而不是替我國人作結論的。本書的後半部，也談到當前的一些問題，這僅是提供參考，而不是越俎代庖。當同胞們對作者的見解能予以嚴酷批評的時候，作者不會感到惘然若喪，反而沾沾自喜，因爲，這已經促起了同胞們的思維，動力已經發揚起來了。

第一章 中國問題的重心

本書以「中國的出路」來命題，目的在爲我國提供一條出路。也許有人看到書名以後，認爲這是作者一種力不從心的企望。這樣的懷疑，是可以理解的。目前我國的局面，如此其阨阻；政治勢力的對立，如此其尖銳；所處的國際環境，如此其惡劣；一般人民的生活，如此其窮愁。找出路，像是毫無把握的，怎可能由一本小書，把中國的出路提供出來呢？

不過，作者認爲，中國的出路是可以找得到的，而且是不難找得到的，祇要我們能把握得到問題的重心，能對症發藥。

怎樣才是問題的重心呢？下邊提出了問題，也附具了答案。能把握了重點，而揚棄了次要之點，則中國的出路，是隱然在望的。

中國會有出路嗎？

有的，祇要我們能找到真正的歷史的動力

歷史上，任何主要的變動，都有一種動力在後邊的。如文藝復興、如工業革命、如法國革命，表面上，我們雖然僅看到了一些風雲的人物，實際上，這些風雲的人物，都是憑藉着一些潛在背後的力量。這力量，就是歷史的動力。例如，中世紀黑暗時期以後，歐洲人反抗寺院的桎梏，乃有文藝復興。文藝復興以後，思想解放了，大家都放胆去想，故召致科學的發明和工業革命。工業革命以後，形成中產階級的勢力，敢於向封建勢力來挑戰，故有法國革命。這些力量，雖視而不見，但一個歷史時期的推動，是非靠此不可的。

這不僅是歐洲歷史的軌塗，也是全人類歷史的軌塗。中國在混沌狀態中，要打一條出路出來，依然要靠這一種動力的。雖然這一種動力，縱不加以發揚，亦會自然而然的起來，但是，我們如果要歷史的階段，能飛躍向前，就應該把這一種動力來發揚，俾能促令歷史的前進。

這一種動力是甚麼呢？寧不是十分的神秘嗎？事實上，並不是十分神秘的。掌握這一種動力的，就是人類，而把這一種動力提挈起來的，就是人類的思想。當人類爲着自己的問題、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幸福而用思想的時候，其思想的結晶，必然轉化而成爲歷史的動力。

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靠着全人類的思想所發揮出來的動力；中國歷史的發展，也靠着中國人的思想所發揮出來的動力的。要找中國的出路，並不是依靠這一個或那一個政黨，這一個或那一個英雄人物，這一種或那一種主義和思想，這一邊或那一邊的軍事力量，而是把中國的歷史的動力解放出來。

誰掌握這種動力呢？

掌握這種動力的是中國人民

中國既有這種動力，這種動力寄存在甚麼地方內邊呢？寄存在中國人民的身內邊。這好比在煤炭內邊，有着燃能；鈾元素內邊，有着原子能。這種潛在的能力不發揚則已，發揚起來，實際是沛然莫之能禦，非任何的力量所能阻擋的。

這些話，也許有人認爲是游談無根，也許有人認爲過於抽象。現在，且舉一個具體的例出來。在中國近代的歷史中，至少有一個成功的政治領袖，是重視這一種歷史上的動力的。這一個領袖，就是中國國民黨的創始人孫中山。孫中山在其遺囑內邊，曾經說過，要達到中國革命的目的，「必須喚起民衆」。這六個字雖是孫中山積四十年革命經驗的結晶，但是乍然看起來，似乎有點不對勁的。孫中山徒然說要喚起民衆，既不說用甚麼方法來喚起民衆，也不說喚起民衆來做甚麼。是否用三民主義來喚起民衆呢？是否要被喚起後的民衆，走上三民主義的路途呢？都不是的。這因爲：孫中山看到了這一種潛在的歷史動力，認爲這一種動力祇要能起來，則民衆的智慧，自然會走上了一條中國人所應走的路。孫中山並沒有把他的三民主義，架在民衆上邊，實際是把三民主義，降至次要的地位。讓民衆走在前頭，讓這些歷史上的動力，走在前頭，而三民主義，不過是供被喚起的民衆作爲思想上的參考而已。

孫中山之所以偉大，就在於此，其一生的言論和行動，都把民衆的思想放在自己思想的前邊。這可以看到，在中國近代歷史上，至少有一個成功的領袖，是重視歷史的動力的，是相信歷史的動力，掌握在中國民衆的手上的。

這動力叫做甚麼呢？

這就是政治力量

中國的革命領袖，是重視這樣的動力的。不但證明了這一種動力的存在，而且極端予以重視。

事實上，這一種動力，並沒有甚麼神秘的地方，說穿了，就是政治的力量。政治是大家的事。但是，這些「大家」，有時對自己的事情，是漠不關心的，有時對自己的事情，却十分認真的。當「大家」漠不關心自己的事務的時候，這些歷史上的動力，便潛伏起來。因為這一種力量潛伏了，其他次要的力量，便代之而興。甚而有人誤認這些次要的力量，可以決定歷史的軌途。例如，有人相信唯武力論，以為祇有軍事的力量，才可以解決中國問題；有人相信一種主義（政治哲學），以為祇有這一種主義，才可以解決中國問題；有人相信一個政黨（一批政客的聯合體）一些個人，以為祇有某一個政黨某一些個人，才可以解決中國問題。這一些迷信武力、主義、政黨、個人的想法，實際是摸錯了路子，因而，愈要解決中國問題，愈令中國問題，無法解決。這完全因為，次

要的力量僅能於主要的力量潛伏的時候，才能存在，當主要的力量起來的時候，或者說，民衆被喚起來的時候，甚麼都烟消雲散，螳臂是無法當車的。

就中國近代史而論，有過兩次，中國民衆的意願，曾明顯的表達出來的。一次是一九一八年的「五四運動」，一次是一九三七年的抗日運動，這兩次，中國人民均能明顯的表示其政治意願。過此以後，蓬勃的氣氛，便告寢息，不能形成爲一度洪流，以迄今日。中國局勢的混沌，這是主要的原因。

因此，我們不妨回到本章開始的時候的問題了。爲中國找尋出路，就要啓發這一度洪流，把中國人潛在的洪流激發起來，那愁中國找不到出路？

政治是怎樣開始的？

政治開始於每一個人都有企望，而且能爲實現共同的

企望而用思想。

說到這裏，看來那些所謂找尋中國出路的方法，又沒有甚麼的了不起。誰人不知道

中國問題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應依政治的方法來解決？似乎一句話便包駭了，有了甚麼可以值得囉囂的。

究其實，却不是這樣的簡單。用政治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當中還有兩個層次。

首先，政治是怎樣開始的呢？政治開始於：每一個人對羣居的生活方式，有了一定的企望。具體說，希望有一個怎樣的政府，希望政府如何來處理民衆的政治和經濟的生活。這都是企望。祇要不是一個離羣索居的人，都有這樣的企望的。這樣的企望，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

其次，有了企望，還未能構成政治的行動。古人說：「心望太平」，這是有企望，而不能構成實際行動之例。政治行動的開始，開始於一個人以及全體的人，都爲着實現企望而用思想。因爲，有了企望，仍有待於尋索、排比、組織和提煉，這一切，都是思想的過程，如不去思想，力量便表現不出來，最後祇是落得「心望太平」四個字而已，心雖望，而太平終不能因望而致的。

重心在於思想

剝繭抽絲，最後達到了一個結論：解決中國問題的重心，在於中國人能爲中國問題

而思想。

爲甚麼中國人爲中國問題而用思想，會處於重心的地位呢？

一、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古往今來，不少的暴君和獨裁者，雖然能憑藉一時一地的力量，而騎在人民頭上，但是到頭來終不免於爲人民的力量所推倒。中世紀以還，民智已開，人民有了自覺，力量一天一天的加大了。加大的結果，即是人民潛伏的力量，抬頭愈快，而獨裁者騎在人民頭上的日子，爲限愈促。盈千累萬的歷史事例，都爲讀者所熟知。列舉反而贅累，故無必要。

二、從當前統治者的角度來看，他們對人民的意願，也不能不有所顧忌的。我們對當前的統治者，不論是喜歡他們還是不喜歡他們，至少，我們對他們的智力，不能不作合理的估計。他們也如我們一般，認識人類的歷史，他們也如我們一般，會鑒往知來的。在歷史前邊，他們不可能認爲他們少數人的意願永遠可以凌駕大部份人的意願的。正惟他們意識到這樣的人民的力量，所以他們才會製造理論，以左右民意，設立宣傳機構，以動搖民心。他們這樣做，祇能成功於民意低沉的時候。有一天，國民的意願，昂揚起來，最低限度有把握的說，如果不能令到他們作一百八十度角的轉變，一百八十度角以下的轉變，是有可能的。

怎樣去思想？

怎樣去思想，却是一個主要的問題。因為，爲中國問題而去思想，與爲自己的問題而去思想，有所不同。爲中國問題而去思想，那不但牽涉了自己，也牽涉到許多的人，因而，當中自然有許多的特質的。第一、思想的時候，不妨從自己的願望來出發。第二、要就同胞的利害以及中國實際的情況，來制約自己的願望。第三、解決中國問題，雖可以參照中外的歷史和思想，但不要成爲某一段歷史和某一種政治思想的奴隸。第四、我們應用思想的時候，應該參照政治的本質，既要有容忍的氣度，也要有調協的精神，既不排除一朝的反正（革命），也可以容納百年的衍進。

應該從自己的願望
來出發

爲甚麼應該從自己的願望來出發呢？人類有了願望，才會有政治。政治實際是大多數人願望的疊積。個人有了願望，而懷在心中，這是一種消極的、非政治性的行動。獨裁者利用這一些弱點，才敢獨行其是，或者借了人民的名義，來自便其私圖。個人有願望，是好事。把願望表現出來，更是好事。願望的表現，是政治生活的開始，也是政治思想的開始。現代政治制度上的選舉，複決和自決，都是鼓勵個人來表示其願望的。就算沒有這樣的

政治制度，個人仍應表示自己的願望的。願望不一定是十分繁複的，不一定是要有書卷氣的，可能是十分簡單的，十分庸俗的，例如說：「我們吃一口較好的飯」，這就是基本的政治願望，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願望了。此其一。

爲甚麼要就同胞的利害以及中國的現況來制約自己的願望呢？個人的願望，有時可能與同胞的總願望相違背的。例如，中國經過五十多年的國內及國外的戰爭，可以想

應受共同
利害所節
制

像，中國人的總願望，是和平的生活，但可能有某些人，爲着沉迷於過去豪奢的生活，認爲非用戰爭的手段，不能恢復過來，這樣，就和同胞的總願望相違背了，也應該受同胞的總願望相制約了。又例如，中國經過多年的兵燹與天災，可以想像，中國人民希望有自給自足的以至豐裕的經濟生活，因而，同胞的總願望，是「經濟掛帥」，以經濟爲第一，但可能有些人，爲着追求世界革命的利益，而把同胞的生活資料，輕於一擲。這些人，必應受同胞的總願望所制約了。

個人的願望，不但應該爲同胞的總願望所制約，且應受着中國的現狀所制約的。例如，中國是這樣的「一窮二白」的國家，是否應該不顧一切來追求和產製核子武器？又例如，大陸經過了土改、農業合作、人民公社、公私合營之後，一般人民的財產，經過

多次的易主，民亦勞止，是否還應該再來一次變動，以這些財產，作爲「有功軍人」的獎賜？此其二。

不要拘執
於一些歷
史事實和
政治思想

爲甚麼不應拘執於一些外國的歷史事實以及外國的政治思想呢？外國歷史，不過是某一部份人類業績的紀錄，而外國政治思想，也不過是某一部份人類願望的表現。中國人在世界人口中，有這樣大的比重，中華民族應該可以以其獨特的總願望來形成其獨特的政治思想的，亦可以憑了這樣的獨特的政治思想，而走上獨特的歷史的軌途的。我們爲中國來想問題的時候，不要做外國歷史和外國政治思想的奴隸，而要做外國歷史和政治思想的主人。這樣大的一個民族，其創造出來的歷史，就是新的歷史，其創造或者溶滙出來的政治思想，就是新的政治思想。中國近六十年來，做過開明專制制度、君主立憲制度、三民主義制度、新民主主義制度的試驗場，至少，中國人的經驗是豐富的。中國人可以不必迷信一種政治思想而吐納溶滙於各種政治思想之間的。此其三。

爲甚麼想中國問題的時候，應參合政治問題的本質呢？今天的中國問題，就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有其特具的本質，和軍事問題經濟問題有截然不同的地方。軍事有一百八十度角的勝利與失敗，而經濟有一百八十度角的盈利與虧負，其結算往往是短期性

應參合政
治問題的
本質

的，力求計日程功的。政治則不同。在時間上，政治與整個人類整個民族的生存相始終，非求效於一朝一夕，有時政治理想的實現，期以數十年或者數百年，亦大有可能。在空間上，政治活動並不一定要追求一百八十度角的勝利，因而處理政治問題的時候，需要的是忍讓與磋磨的精神。不妨求一絲一點的進展，亦不妨旅進旅退。非至萬不得已的時期，不宜使用政治的延續手段——軍事。以軍事作爲解決政治問題的先決條件的觀念，是要不得的，祇知依靠軍力的人，是缺乏政治腦筋的。

將政治在時間上與空間上的特質，應用到中國問題，中國問題，絕非不能解決的。

第二章 破除「成藥主義」

綜合上章所說的，我們得到了一個具體的信念，那是：當中國人民思想抬頭的時候，舉凡（一）當前政黨的一切麻醉思想的措施，（二）政黨所控制的軍事力量，（三）已死的人的教條，都不能成爲我們的障礙。

有人或者會問，當中國人民從事思想的時候，他們不能不有政治哲學來做根據的。他們走的是英美民主主義的路綫呢？還是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的路綫呢？

這一問，問得好，不過，依然走不出上邊所說的教條主義的縛束。今日談政治問題的人，往往先有了甚麼的教條，甚麼的主義，作爲自己思想的前提，認爲天下事，「不入於楊，則入於墨」，這樣想法，雖十分普遍，但精細的研究起來，實無必要，而且有害。這裏特別設一專章，來討論這一個問題。

人類社會有着活動，有時亦有着病態。於是有人提倡着一些主義，作爲社會活動的指導原理，或者作爲一種醫藥。主義的本身，是一成不變的，好比市上所見的成藥一般。成藥雖然也可以強身，也可以治病，但不見得對任何的人，都能適合。合理的做